



女書書法工藝品

資料圖片

在56個民族聚居的中國，有53個少數民族使用80多種自己民族的語言，還有20多個曾經創製了自己獨特的文字。比如，因宗教而生、被稱作人類社會文字起源和發展「活化石」的東巴文字，平地瑤族的女人們發明的世界上獨一無二、男人無法認讀、專供女性交流的女性文字——女書；水族先祖陸鐸公創造的傳男不傳女的象形文字——水書。這些獨特的文字瑰寶，如今卻面臨着，也許在某個清晨就可能煙消雲散和蕩然無存的命運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、軼瑋

2006年9月20日，女書最後一位自然傳人楊煥誼去世，使女書的生存狀況令人擔憂；而目前能夠熟練閱讀東巴文字的東巴人已剩下不到10人，且大多是八九十歲的老人，所以有人說：一位東巴老人的逝世，無異於埋葬了一座博物館。

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，回族、滿族使用漢語，很自然地以漢字作為自己的文字；其餘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，其中29個民族有與自己的語言相一致的文字，由於有的民族使用一種以上的文字，如傣語使用4種文字，景頗族使用2種文字，所以這29個民族共使用54種文字。而另外那些沒有與自己語言相一致文字的少數民族，則大多選擇漢字作為自己的文字。

雖然中國早在90年代中期就開發了基於Windows平台的蒙古文、藏文、維吾爾文、哈薩克文、柯爾克孜文、彝文、傣文等民族文字的電子出版系統，讓中國現存的少數民族文字能在Windows系統上運行，其中蒙古族、藏族、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網民還可以用本民族的文字上網聊天，但在Windows上運行的少數民族文字軟件往往存在低水平、重複開發、互不兼容的問題。

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，中國少數民族包括突厥文、回鶻文、察合台文、于闐文、焉耆一龜茲文、粟特文、八思巴字、契丹大字、

契丹小字、西夏文、女真文、東巴圖畫文字、沙巴圖畫文字、東巴象形文字、哥巴文、水文、滿文等在內的17種文字很早就宣告停止使用。

這些文字的消失必然造成相關文化的失傳。有語言學家估計，全球6700多種語言，在21世紀會消失90%，有的估計會消失80%，較保守的估計也要消失70%。也就是說，21世紀將會有4700種語言消失。大量弱勢語言的消失必然造成語言的單一化，從而導致文化的單一化，甚至導致人類思維模式的單一化。

對於被宣告停用的17種文字，中國官方對其留下的文獻古籍進行積極的保護。而對於17種文字相關文化的傳承，卻仍停留在民間和學者的自發狀態，搶救瀕危民族古文字迫在眉睫。

不僅是文字，口口相傳的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承也面臨斷裂。中國有8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，分屬漢藏、阿爾泰、南島、南亞、印歐5個語系，此外還有若干種混合語。不過，「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，以及網絡等便捷媒體的普及，使得一些封閉、半封閉狀態的地區、族群迅速開放，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傳播力度隨之加強。這使得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溝通越來越簡單，但同時也使一些使用人口少、使用

範圍小的弱勢語言的功能不斷減弱，以至瀕臨消亡。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孫宏開說。



中國雲南省麗江玉龍區少數民族村的東巴象形文字。 資料圖片

語言是人類描述世界的一個重要工具，也是文化現象的表徵工具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語言就是人本身。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，這種看似不可逆轉的弱勢語言瀕危化將造成嚴重的後果。在中國，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工作近些年受到多方關注。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調查的開展，對各民族語言的使用狀況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，為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奠定了資料基礎。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門機構，國家民委承擔了瀕危語言資料的記錄和搶救工作。

# 消逝的文字失傳的文化



## 「畫佛者」的村落

■青海

唐卡是藏傳佛教修持以及傳播的法門之一：畫在布帛之上的神佛，在方寸間蘊含整個佛教的義理。諸神佛的形象、姿態、手印甚至法器，都有佛經上的依據。唐卡畫師必須了解所有規範，也必須徹底遵守這些規範。在中國青海熱貢地區的吾屯，正是以傳承了近千年的佛教唐卡畫技藝聞名於世。

2006年，熱貢藝術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唐卡藝術就是熱貢藝術的核心和精髓。因而唐卡藝術正經歷着從佛祖「身語意」的宗教聖物到資本化的產品，從文化展演中的「民族藝術」到「世界文化遺產」的新角色轉換。

### 畫佛的男人與種地的女人

在藏語裡，唐卡畫師被稱為「拉如」，「拉」為神靈，「如」為製作；唐卡畫師就是「造佛的人」。畫師以佛教圖像知識傳播佛法，等同於僧人講經傳法。故而在整個藏傳佛教的信仰圈中，唐卡與唐卡畫師都擁有崇高的地位。

相傳吾屯人的先祖為吐蕃王朝的軍隊，因為「大唐」與「大蕃」間的戰爭而被調配來熱貢這個地方屯兵駐紮。另外一種記載說他們是明朝洪武年間從中原派來的屯軍，與本地的女性通婚後定居下來在這裡繁衍生息。這些由「畫佛的男人/種地的



■吾屯下寺的僧人繪製唐卡。



■青海熱貢唐卡畫師多傑卓瑪展示自己繪製的唐卡作品。

資料圖片

僧或學經僧，有的則選擇還俗回家傳承香火。在吾屯，每個畫師家庭都有相似「僧與俗」，「居與遊」的關係結構。正是這種結構，保證了這個「畫佛者」的村落，在寺院村落緊密、僧俗相互依賴的網絡中，延續了一代又一代。

嚴具足」的表現。所以，在世代家傳的畫坊中，如何運用顏色的技術就是關鍵，不輕易外傳。而現在，脫離了傳統施佛關係的唐卡，成為畫師的「產品」，其經費與成本都要「自負盈虧」，藝人只能先評估衡量畫面成本才繪製。除非有特定施主，不然，他們也很難主動地使用昂貴的材料來繪製精品唐卡。

### 新唐卡生態

由於新材料的出現，市場化的新唐卡生態也產生了一些革命性的變化。隨着顏料製作技術的變化，出現了各種等級的顏料，畫師可以用這些新材料來加快唐卡繪製的時間。新顏料較傳統顏料易於駕馭，易於取得，卻也容易隨着環境與時間褪色。但由於新顏料價格低廉，降低了整體製作成本，因此，年少的孩子也都可以上手，成為「唐卡工藝生產線」的一環，處理那些構圖簡單，價格較為低廉的唐卡。

但是，由於缺乏正規的寺院與學校教育，這種方式越來越遠離圖像世界的深層蘊涵，使得這些年輕人錯失了學習佛學藏語文與正規唐卡繪畫的黃金時期。為了解決這一難題，現在寺院中許多有意識的僧人，紛紛請願開辦「唐卡藝術學校」，期待以傳統中國像與文字知識並重的方式教育孩童，使得他們既與普通教育接軌，又能結合吾屯村落的傳統手藝。

女人」所組成的吾屯人，講着藏漢混合的方言。在吾屯語中，宗教與政治的詞彙主要來自父系的拉薩藏語，生活、起居類的譬如炊煮耕作的用語，則來自漢語。吾屯語中漢語與藏語的使用比例也呼應着現實的社會政治狀況：解放以前，來自藏語的詞彙較多，如今來自漢語的詞彙多。如今的吾屯語，有點像是畫師們的內部「行話」。

唐卡畫師是「無名的造佛者」。在吾屯，每一個男孩一出生即擁有寺院的僧籍，他們以僧人的身份在寺院裡接受教育，學習藏語、經書和唐卡畫技藝。長大後，有的男性繼續留在寺院學習，成為畫

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000年初，唐卡繪畫進入了西藏文化概念的商品鏈。畫商們在吾屯定製唐卡，在拉薩的旅遊市場銷售，當時供不應求，畫師也因而收入頗多。這使得整個熱貢地區開始狂熱地投入這項產業中，家家戶戶都開始依靠唐卡畫為生。

在市場化之前，唐卡畫的顏料全都來自天然的礦物寶石或金銀，一種顏色的製作常常要耗費三天以上的時間；但礦石顏料的色彩飽滿，不易隨着時間而改變。使用這種礦物顏料繪製唐卡，需要長期積累的經驗和技術來駕馭，否則高昂稀缺的顏料就會被浪費，畫面也得不到應有的「莊

## 通識：少數民族「非遺」

中國政府重視保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自2002年至今，中央財政累計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達3.86億元人民幣，約有四分之一用於民族地區。國務院公佈的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219項中，少數民族項目有425項，佔34.9%，55個少數民族都有項目列入。國家公佈的第三批共1488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中，少數民族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有393名，佔26.4%。



■唐卡《白度母》。